

夜饮长谈，歌浓舞艳，兴亡未定。
然而其中沧桑感慨的个人的故事是最使人不能忘怀的。

我从图书馆里寻到彩印的《夜宴图》

与我的蓝色笔记本并列在长长的书桌上。

被情感所取代的现实：

日常生活中激情的力量，

不能以理性把握的经验，

不能以文字替代的感受，

把生活当成作品的诱惑自毁的冲动，幸福与狂喜的脆弱性，

二十八岁时所看到的人生的风景，等待在远方的黑暗和成长爱情，

命运，能够承担与不能承担的痛苦。

这些就是我想写作的故事。

蓝色笔记本

BLUE BOOK 孙笑冬著

BLUE

蓝色笔记本

孙笑冬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Copyright 2000by Anna Xiao Dong Su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笔记本/孙笑冬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1

ISBN 7-5321-2280-8

I.蓝… II.孙…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674 号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周艳梅

蓝色笔记本

孙笑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24 印张 6 字数 99,000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280-8/I·1831 定价:1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6628900

献给母亲

写作的理由和限度

Preface序

周国平

一个十八岁少女,最心爱的中国作家是曹雪芹、张爱玲,行李里放着一部书页发黄的《红楼梦》,怀着中文写作的愿望,却随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十年过去了,她现在的年龄应该属于所谓“新新人类”这一代,可是,读着她这本题为《蓝色笔记本》的集子,我发现她和国内那些佩带日新月异的另类标签的文学新宠儿属于完全不同的人。我不禁为她庆幸,侨居异国虽然不是一个有利于母语写作的环境,但也使她远离了国内媒体的浮嚣和虚假成功的诱惑,得以在更深的层次上保护了写作的纯洁性。

凭着一种亲切的感应,我信任了孙笑冬的写作。她的这本处女作在体裁上难以定位,小说、散文、诗的界限被模糊了,还有一些像是从笔记本里摘出的断片,然而,这恰好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原初的写作状态,一个不是职业作家的人的经典写作方式。她不是在给出版商写书,而是在搜集自己生命岁月里的珍珠。“我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世界突然被一道情感的光芒照亮”——这是她对文学的理解。在书中,我们看到了突然被照亮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这个或那个小角落:一席谈话,一则故事,一个场景,一尊面容……她的女性情感无比细腻温柔,但这柔和的光芒所照亮的是极其深邃的东西,那隐藏在黑夜中的存在之秘密,日常生活最为人熟视无睹的惊心动魄之处。

我之信任孙笑冬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她和一切认真的写作者一样,也被写作的理由和限度的问题苦恼着。她懂得,除了写作,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叙述我们生活的故事,我们别无办法把握和超越我们必死的命运。但是,同时她又懂得,生活中有些故事,也许是那些最美丽或最悲痛的故事,是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叙述的,因为在叙述的同时我们也就歪曲、贬低和彻底失去了它们。我们试图通过写作来把不可挽留的生活变成能够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变成作品,我们所拥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复是生活了。

心爱的作家中在世的那一个也走了,在获悉张爱玲死讯的第二天,她写了《绛唇珠袖两寂寞》。我觉得它是全书中最见功力的一篇,写得沉痛却又异常从容。张爱玲是在一间没有家具的公寓的地毯上孤单地死去的,死后七天才被警察发现。报道这则消息的报纸就压在那一部从北京带到普林斯顿的《红楼梦》下面。与现世的情感联系早早地断绝了,心已经枯萎,可是,在死之前还必须忍受最不堪的几十年的沦落和孤寂。这是在说与胡兰成离异后的爱玲,还是在说黛玉死后的宝玉? 应该都是。作者由此悟到,续四十回中她曾经如此欣赏的一个描绘,宝玉出家前在雪野上

披一袭大红猩猩毡斗篷向贾政大拜而别,这个场面实在过于美了,因而不可能是真实的结局。的确,真实的结局很可能也是几十年的孤寂。我想对孙笑冬说的是,即使曹雪芹自己写,几十年的孤寂是写得出来的吗? 所以,我们也许只好用大拜而别的优美场面把宝玉送走,从而使自己能够对人生不可说的那一部分真相保持沉默了。这是否也是对写作的限度的一种遵守呢?

Preface 自序

我在十八岁时才开始真正的生活：开始爱恋，开始感受我个人之外的世界，开始试着理解我所生活的城市与时代的磅礴和辽阔。在某一个深夏的黄昏，我握着我所爱的人的手，与他同站在高楼的阳台上，身后是我们的家，我们刚刚开始分享的悲欢和私语，而面前是楼群中灯火渐起的北京，在烟尘里微微起伏的城池好像温暖的身躯。

那时我心爱的作家是雪芹，爱玲，里尔克，普鲁斯特与帕斯捷尔纳克。十年后的今天，回首过往岁月，渐渐明白尽管容颜随时间更替，一个人的心性是不易改变的。三生石上旧精魂，虽然我们体验的已是不同的生活。这十年的阅读和写作之后，我仍然全心相信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文学所说的话：艺术体现的是一个正在被强烈情感所取代的现实。艺术仿佛阳光的照射——我们熟知的日常的世界突然被一

道情感的光束所照亮。

这部集子里“夜宴”的主题源自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繁丽精细的长卷上，绢本设色，工笔重彩，每铺展一个场景，黑衣士人或立或坐，云裳歌伎红袖相倚，夜便又深了一层。韩熙载拒承李后主人相之命，心知不能挽转国势，这华美里便也有伤国之哀。夜饮长谈，歌浓舞艳，兴亡未定，然而其中沧桑感慨的个人的故事是最使人不能忘怀的。我的丈夫一直明了我对埋藏在历史里纯属个人的情感历程的热爱，为我从图书馆里寻到彩印的《夜宴图》，与我的蓝色笔记本并列在长长的书桌上。

被情感所取代的现实：日常生活中激情的力量，不能以理性把握的经验，不能以文字替代的感受，把生活当成作品的诱惑，自毁的冲动，幸福与狂喜的脆弱性，二十八岁时所看到的人生的风景，等待在远方的黑暗和成长，爱情，命运，能够承担与不能承担的痛苦。

这些就是我想写作的故事。



作者近照

序言·周国平 3

自序 6

这片水红的天色 2

如梦令 4

人的声音 6

沉默 8

旷野 9

永别的仪式 10

永别的仪式·补注 13

夜宴图·言

CONTENTS 目录

地平线 18

黑夜里的船只 19

自画像 23

夜宴图·画

舞者 28

等待 33

纽约故事 34

起舞 36

起舞:故事 39

夜宴图·舞

案上红灯	48
关于爱情	50
关于爱情：一个故事	52
离别的场景	56
燕燕于飞	58
蓝色笔记本	60
卷首词	70
牡丹	71
绛唇珠袖两寂寞	76
幸福	84
半生缘	86
雨霖铃	89
往事	91
松子	94
关于故事	96
狄多	97
长恨歌	106
心经	107
高潮	109
夜宴图	114

夜宴图·情

夜宴图 · 三

这片 水红的 天色

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一个微笑，一个轻微的手势，某个晚上在路灯下的告别，两个陌生人在夜宴上倾心的长谈。把它们叙述出来，描绘所有的细节，回忆所有那个时刻的感觉，让它们成为故事。

我们有恋人之间讲述的故事，朋友之间讲述的故事。或者，将某个故事用文字重新表达，给它一个开头和结尾，一个作者自己也逐渐相信的情节。“但是写作是代价高昂的，”很久以前一个人类学家告诉我，“你会在描写一个你所体验过的情境的同时慢慢失去你对它的记忆。在用文字重述现实的过程里，你将会不知不觉地丧失你真实经历过的感觉。当我完成一份实地调查报告之后，我经常发现我再也不能找回某些记忆了——我只记得我所写过的句子。”

我会把某些故事只留给我自己。我想要记住那些瞬间的激动和颤抖，我不愿用深藏在我身体中的回忆来交换一个可以被重复讲述的故事。那个夜晚的花园已经消失在我写作的小说里，已经被出卖和遗忘。

北京琉璃厂青石铺就的窄街，曲折穿过无数琉璃飞檐的房舍。书店，画坊，玉石古玩店，都是我十年前无比熟悉的地方。某一个傍晚，或是夏天的黄昏，我记得我从一家书店走出来，正站在琉璃厂被都市的街道纵穿的路口，长街上车辆如流。我的身后是红灯灰瓦的旧宅，古槐苍苍的枝叶舒展在我的头顶。空气里有初夏花木的清

那个时刻深深感动了我。也许是因为天空的色彩,那种长日将尽时的浓艳,从我所立足的青石街口蔓延到车流不断的路上,一直铺展到眼睛所能望见的最遥远的楼群和北京城外如云的群山。但是我已经不能确切记得那一刻的颜色。那一日不久之后,我曾试着用文字描绘这片天空和我对它的感觉。现在,不管如何尝试,我所记得的只是我自己的句子:“这片水红的天色。”而那一刻真正的黄昏的天空已经在我的回忆里永远消失。

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在同一条街道上的一家茶室里静静对坐。如果我必须讲述这个故事,我也许会提到他们面前白瓷杯子里浅绿的龙井,以及他们之间如湖水荡漾的沉默。茶室设在一家玉石店的楼上,红木桌椅靠着朱红漆就的窗子,窗外是早春淡薄的暖意。我也许会讲到她的快乐,她在望着他时心中升起的至深的亲近。但我不会描述他们眼睛里共同的悲伤——我不会描述那一刻的震动,当他的手臂终于穿过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他的手握住她的手指。

如梦令

很久很久以前，那好像是另一生另一世的时候。我们小屋的窗口在北京城如林的单元楼里好像一片折射阳光的树叶。长街小巷，浓荫闹市，行人车流——这些就是属于我们的生活。

而那些深宫庙堂也是我们的：掩在北方初春风沙里的红楼雕栏，静心斋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池塘，也有天坛敞阶的月夜，“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还有那些饮酒尽欢的聚会，北大或美院分配给年轻教师的单间小屋里，冬夜喝热酒行令，“女儿红”就浸在铁盆的热水里。酒令总是影射恋爱故事，可是人人也都知觉此身此时应负的责任。那时我总想起的句子是陈与义的“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皆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并没有长沟杏花，朋友们也并非豪杰英雄，可是仍然记得有时离席洗手，穿过宿舍楼黑漆漆的走廊，外面微黄的路灯照出窗槛上久积的污秽，然而推窗望去，远远是苍茫的宫墙，渐吹渐紧的寒风里，明月正照积雪。



“如梦令”

1989年深夏，北京

摄影：友人